

谷雨节气已过，立夏将至。这个时候，人们忽然发现，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，或是人行道旁，或是高楼背后，总有着三三两两的高大乔木，绽放了满树的紫色繁花。从树下走过，你会闻到浓郁的香气。那一刻，你会忘却车水马龙、行色匆匆，获得一种内心的宁静。而在平时，这些树干黢黑、绿叶浓荫的大树，并不太引起我们的注意。

它们是泡桐。

在我的眼里，从暮春到初夏的时节，是属于紫色的。紫荆、紫藤、槐花、豌豆花、蚕豆花，无不是“红得发紫”。不过，这些植物多是草本或者灌木，独有泡桐是乔木，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。

在中国语言文字里，“桐”可以指很多植物：珙桐，一种珍稀物种，花如白鸽；梧桐，又称“青桐”，盛夏开花，小而淡黄；而我们这里要说的，是泡桐，又称“白桐”“紫桐”，它的花朵硕大，状如风铃、小喇叭，淡紫颜色，香气浓郁，在树枝上成排成列，蔚为壮观。

高大乔木的花朵往往细小、素淡，少有香气，泡桐则是一个例外。若是在乡村野外，它往往独立村头、田头，仿佛是这座村庄、这块田地的“形象大使”；若是在都市之中，它往往低调地生长，却在不经意间把枝叶和繁花撑到五六层楼的高度。

据介绍，在南半球的巴西、南非等地，有一种高大的树木，名为蓝花楹，也开蓝紫色的繁花。我国云南、四川等地也有引种。我看过蓝花楹盛放时的图片，感到它的气质，堪与泡桐引为同道。

我们说说关于紫桐的诗歌吧。

唐朝诗人皮日休曾在《初夏即事寄鲁望》中写道：“夏景恬且旷，远人疾初平。黄鸟语方熟，紫桐阴正清。”原来，这份内心宁静，来自“紫桐阴正清”。

元稹和白居易，他们对于唱和这件事是乐此不疲的。元稹曾在《桐花》诗中写道：“胧月上山馆，紫桐垂好阴。可惜暗澹色，无人知此心。”白居易则在收到诗作后回复：“夜深作书毕，山月向西斜。

月下何所有，一树紫桐花。桐花半落时，复道正相思。殷勤书背后，兼寄桐花诗。”一树紫桐花，映衬着他们寂寥而相知的心情。

可以再读一首宋诗，来自宋朝僧人释行海：

初夏客怀

绿树成阴四月天，
紫桐花放石池边。
风光暗换人双鬓，
一别江南二十年。

宋诗的风格与意境，与唐诗已经截然不同。淡淡的语气，平实的字句，蕴含着“极简美学”的真谛，传递着从容平和的心境。两鬓斑白的诗人，看到小池一角绿树浓荫、紫花绽放的泡桐，不觉忆起久别的江南。

这是暮春初夏之梦，一个淡紫色的梦。



紫云明澈
(纸本设色) 王震坤

我姐姐吴复民生前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，她196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工作，直至今年元旦她进入医院，原本想住院治疗一段时日即可出院，因此在她的书桌上还铺着稿子……这么一算，她在新闻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，整整工作了59年。她一生撰写发表了数千篇的稿子，还有大量内参，其中近一半是关于纺织行业的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，姐姐几次写文参要求中央加快引进日本的化工技术，并对工厂设立在远离市区达70公里的金山湾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
2016年11月7日，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在第一版刊发了一篇长文《百姓穿上便宜的的确良，应给她记功》，讲述的就是这么一段不平凡的往事。说到纺织情缘，还让我想起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……

1959年，一个普通的年份。这一年我姐将从向明中学高三毕业。她是向明中学的一个高才生，从初一至高三，几乎门门考试都是5分。她不是一个天才学霸，完全是靠勤奋踏实的努力，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
我的父亲出身贫寒，他很小就失去了父母，从学徒开始，便带着两个妹妹闯荡上海。他没日没夜

地学习工作，自己的身体却累垮了，得了严重的肺结核。幸亏1949年后，在肺科医院切掉了4根肋骨，割去了全部的左肺，活了下来。但有近十年时间，他不是在医院，便是在疗养院，全部病休工资只够自己开销。

全家的生活重担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。

母亲当时担任上海手表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，是一个女强人，工作十分繁忙，从早到晚，家里很少见到她的身影。但是每逢休息天，她还是要拿出缝纫机，给孩子们缝补衣服。她十分喜欢大姐，每年都不忘给大姐缝一身新衣服。大姐穿的鞋子都是外婆扎的鞋底，纳的鞋帮，最后请鞋匠缝上。因而大姐一年四季，只要不下雨，都穿着有一根搭襻的布鞋，一直到她大学毕业跨进新华社大门，从未穿过皮鞋。

记得那一年4月初的一个夜晚，我们刚吃完晚饭，母亲就回来了。她神情肃然地对兄弟姐妹们说：别走，我有话要对大家说……说罢一手拉过大姐，将已经长得与她差不多高的大姐紧紧搂在了怀里：复民，你对不起我……

“妈妈，你说什么？”大姐从母亲怀里挣了出来，她显然被吓着了，望着母亲，一脸惊愕……

母亲又搂着她的肩膀，停了许久，最后还是把话说了出来：我和你爸考虑了许久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决定不让你去考大学了，高中毕业后，就到纺织厂去当工人……

“妈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”大姐急匆匆地问着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母亲把最难说的话讲了出来，以后的话一下子顺了起来：你看看老二，明年要高中毕业了，别看他吊儿郎当，但绝对是个读书的料子，什么样的大学考不取？再有老三，母亲伸手指了指我，明年小学毕业，要读初中了。再有小四、小五，现在都在小学读书，就连最小的妹妹，明年也要上小学了……

费、书费、杂费，还有日常的开销……她搂紧了大姐，将头轻轻地靠在了她的肩上：姆妈实在撑不下去了，想借你的肩头靠一下……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大姐轻轻地对母亲讲：姆

想的？怎么会定下来这么一个愚蠢的决定！不让吴复民考大学了？你知道你女儿有多优秀吗？我们当女人做母亲的，哪一个不是为了自己的孩子，要牺牲自己的一生！况且，你的女儿是这么地出色，这

么地要读书……如果你实在困难，复民大学5年的学杂费

我包了。

母亲沉默了。一连几天回到家里，什么话不说，就躺下休息了。她生性好强，决不会让别人替自己的女儿付学杂费，终于，也是在这么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，她把大姐叫到自己身边问：复民，我决定了，这次高考，你还是去考吧！好好复习，好好考，不要辜负了校长、老师和父母的一片苦心……

母亲当时是上海卢湾区的人大代表，当时的向明中学校长也是区人大代表。由于大姐在向明中学读书，她们两位女代表碰在一起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几年以后，母亲是这样告诉我的：大姐不考大学这事定下以后，没几天，母亲便在人大的一次会议上碰到了向明中学校长。会议休息时，那校长把母亲拖到一边，劈头盖脸地骂了起来：老罗，你是怎么

大姐终于毕业了，她

穿着搭襻布鞋走进了南京路上的新华社的大门。第一年的实习期，工资为48元5角，她留下8元5角，把40元给了亲爱的妈妈……

2018年10月12日，我姐在《新华社每日电讯》刊发的一篇长文《上海如何从改革“后卫”变“前锋”——新华社记者上海改革亲历记》中回忆道：刚入职时，她被分配到经济组，她就提出要到上海最大的棉纺厂——国棉十七厂去实习。她像一个刚入厂的学徒工，住在工厂宿舍里，三班倒，整整有三个月的时间，初步掌握了纺织女工应有的技能……也许她就是以这样的行动告诉母亲，当初你要我当一名纺织女工的愿望，我也实现了。

2021年5月1日，年已80岁的姐姐突然提出要给父母扫墓。她在弟妹和自己女儿的搀扶下爬了近百级台阶来到母亲墓前，摸着母亲的照片，喃喃而语泪流满面，她说了些什，无人知晓。但1959年发生的一幕，已永远定格在晚辈的心中……



个电影迷，她从影片风靡全球和卡萨布兰卡走红中看到了商机。于是，在卡萨布兰卡选址开了家“瑞克咖啡馆”，复制了影片中咖啡馆场景，悬挂当年电影海报和明星照片，播放电影插曲，一时间搞得风生水起，成为影迷们向往的地方。

去北非摩洛哥、突尼斯旅行，行程中“瑞克咖啡馆”作为景点，只是安排外观，入内用餐是自费项目，每人58美元。导游在征求大家意见时，我不假思索就报了名。

眼下，“瑞克咖啡馆”晚上营业时间为2个时段，分别是17时30分、21时30分。旅行社客人必须事先预约，且只供应三道式西餐，临时动兴去，店方是不予接待的。旅行社帮我们预约的是21时30分那一场。当我们赶到“瑞克咖啡馆”时，门口已经围满了等候进场的顾客。咖啡馆楼高二层，乳白色的墙体在“瑞克咖啡馆”霓虹灯店招牌映下，如同少女般妩媚、典雅，楚楚动人。走进门内，左边有一旋转扶梯通往楼上，右边安放一张圆桌，靠墙壁炉上置放着绿色植物。店堂如阿拉伯建筑格局，立柱拱门，洁白的墙壁，底楼像一中庭，直通二楼天花板，地上是几何图形黑白相间的地砖，一只巨大的吊灯悬挂中间。二楼回廊格局，没有窗户，坐在栏杆边桌子前，楼下情景一目了然。咖啡馆内桌、椅都是黑色的，台布和椅子坐垫的颜色则是墨绿色，每张桌子上摆放着一只台灯，金色的底座，红色的灯罩四周流苏下面挂着一颗颗珠子。底楼一角是乐池，一架钢琴，一把大提琴，一个架子鼓，三个乐手演奏的是爵士乐。其中那个钢琴师自始至终低着头，专心致志地弹着琴，完全沒有影片中黑人钢琴师夸张、诙谐的表情。

一部文艺作品捧红一个城市，造就一个“网红景点”绝非个例。“罗密欧与朱丽叶幽会阳台”让意大利小城维罗纳名声鹊起，蜂拥而至的游客使朱丽叶故居人满为患。在我国同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例子，湘西王村因为拍摄了电影《芙蓉镇》而闻名天下，便更名为“芙蓉镇”。米豆腐是湘西有名小吃，镇上卖米豆腐的店铺难以计数，唯有113号刘晓庆米豆腐店生意最好。究其原因，影片《芙蓉镇》中女主角刘晓庆的米豆腐店就取景在这里，如今，成为“网红打卡”处也就不奇怪了。

现代戏剧谷的“谷”在哪里？

朱光

架构的雏形，如今，戏剧谷正是由静安区政府、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，静安区文旅局承办。2005年启动的戏剧谷也描述了地理概念：“以华山路到南京西路为主轴，在枢纽地带形成了现代戏剧产业集聚区。”

在我2016年的报道《美琪大戏院昨晚开始试营业“戏剧大道”点亮“第一盏灯”》一文中，耗资8000万元左右修缮的美琪大戏院“为贯通江宁路戏剧大道点亮了第一盏灯”。到了这一年，专家经过考察发现剧场通常位于“主干道的支马路”，江宁路就是南京西路的支马路，从南京西路沿江宁路向北，就会先后途经美琪大戏院、当时正在为沉浸式戏剧《不眠之夜》亚洲版而改建的多层剧场亦即如今的“尚演谷”、艺海剧院——而

这三家剧院都由上海广播电视台经营管理，更便于错位发展且形成合力，同时又可以带动周边餐饮、娱乐和艺术教育等。“现代戏剧谷”的灯箱就此挂上美琪大戏院。

就像电视剧《上海滩》让人误以为有一个地名为“上海滩”；也总有人觉得“戏剧谷”也是个地名。思来想去，静安区文旅局近几年曾经把静安800秀和静安区文化馆先后命名为“戏剧谷大本营”。前者在常德路，后者在乌鲁木齐路，也都属闹市区，确实也时常上演街头戏剧，成为戏剧人在剧场之外，常来常往之地。最新消息，静安区在4月3日透露了启动投资逾5亿元的“巨富国潮文化馆项目”——这一总面积3260平方米，依然位于巨鹿路富民路口的地块，将成为静安现代戏剧谷标识地、戏剧人打卡地、市民公共文化集聚地。

戏剧谷终于从“戏剧大道”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具体地址的地名，让艺术家的梦想有落脚之地；不过，我们依然希望它葆有“当我们探索大脑的山峰和山谷之际，能抵达惊奇的山谷”。

“谷”是一个盆地、洼地的意思，也有集聚的意味，跟静安位于上海中心城区也有形似。

十日谈

我与静安现代戏剧谷
责编：殷健灵